

《繁花》落幕，一城繁华犹有后来人

青年时评

时代的回眸 是生生不息的花季

青年报评论员 张逸麟

30集一晃而过，观众意犹未尽，《繁花》却迎来了收官。30年一晃而过，一代人的岁月回眸迎来了收官，但上海意犹未尽。

早年间以上海为背景并引起现象级热潮的电视剧当属发哥的《上海滩》，播出时正是《繁花》里的主人公生龙活虎的年代。参演《繁花》的范志毅说，多少年了，没有这样一部讲述上海的电视剧。《繁花》演员阵容中云集了许多上海本地文化符号般的人士，他们的演出得到了观众一致好评，因为这是一、两代人集体的城市记忆。

所以范志毅回看拍摄的镜头，自己把自己感动得流泪。不止是上海观众，《繁花》也获得了其他省市观众的海量好评，尽管听不懂上海话，很多观众也宁愿看原汁原味的“沪语+字幕”版本，这也是一、两代中国人的时代记忆。

以上海为背景的电视剧很多，可许多作品诸如《上海滩》《情深深雨濛濛》《长恨歌》都是聚焦于旧时代，很难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。那个时代的上海，既有富人洋人的灯红酒绿，也有贫民窟中无数像“三毛”这样穷苦百姓的无助与悲惨。既有反动政府剥削百姓的无耻行径，也有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轰轰烈烈。那时的上海有历史、有文化，但谈不上什么城市精神，那个时代的上海，不值得

回味、留恋。上海真正的城市精神，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上海人通过勤奋与坚毅，将散落的文化底蕴拾起，并赋予时代的力量凝聚而成。正如香港人最推崇的TVB剧还是刘青云、郑少秋的《大时代》，那是香港最具活力的时代。而《繁花》仿佛上海这座城市的《大时代》，是城市精神迸发出巨大能量的一个缩影。

金宇澄的原著《繁花》，通过几位平凡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生活和情感的交织，展现出命运般的“沉潜”与难测，并构筑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上海生活画卷。而经过王家卫导演的演绎，电视剧《繁花》更像是一幅时代群像，对角色们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奋斗经历和生活态度重点着墨，撰写了个体命运与时代大潮的交响曲，也艺术化地诠释了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的上海城市精神。让许多观众，尤其是上海人在时代群像中依稀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，经历过、奋斗过，或成功或失败，都是这个时代中值得回味的一段记忆，是这座城市的繁花中一片独特的花瓣。

花开花落，生生不息，总有下一个花季。还是范志毅的一段采访，他希望上海的年轻人能够从剧中体会到父辈、前辈为上海这座城市作出的贡献。剧中的“繁花”落幕，但现实中的“繁花”未完待续。

延伸

让上海小囡说好上海话

青年报记者 邵亮

本报讯 电视剧《繁花》引发的沪语热正在持续发酵。沪语研究者普遍认为，这部剧对于沪语的传承与普及有着重要的影响。虽然近年沪语的传承问题已经引起重视，但是沪语式微的势头并没有遏制，如何让这座城市的青少年说好上海话，这仍是一个待解的命题。

上海知名作家、沪语研究专家何振华最近一直在追《繁花》。他告诉青年报记者，几个上海籍演员用上海话来演一部电视剧，这本身就很有勇气。近些年人们一直在说沪语式微，在这个当口推出沪语版《繁花》，对于推动沪语的普及和发展意义重大。

为什么要传承沪语？对于这个问题，著名语言学家、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说得很清楚。他对记者说，胡适曾有名言“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，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”，上海话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灵魂。“上海话在上海城区的高速发展，融合了古代形式、近代形式、最现代的形式，农业手工业社会、工业社会、商业社会的各种

元素，著名语言学家、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说得很清楚。他对记者说，胡适曾有名言“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，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”，上海话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灵魂。“上海话在上海城区的高速发展，融合了古代形式、近代形式、最现代的形式，农业手工业社会、工业社会、商业社会的各种

元素，著名语言学家、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说得很清楚。他对记者说，胡适曾有名言“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，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”，上海话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灵魂。“上海话在上海城区的高速发展，融合了古代形式、近代形式、最现代的形式，农业手工业社会、工业社会、商业社会的各种

元素，著名语言学家、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说得很清楚。他对记者说，胡适曾有名言“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，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”，上海话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灵魂。“上海话在上海城区的高速发展，融合了古代形式、近代形式、最现代的形式，农业手工业社会、工业社会、商业社会的各种



《繁花》中的黄河路实景。

一个个惊人的“破圈效应”： 从正宗沪语之争到黄河路打卡之潮

现在所有人都能理解，用方言版可能更能体现“原汁原味”的地方文化。昨日，胡歌在接受采访时也诗意地表示：“方言让大家更愿意来了解上海，了解上海的历史和文化——对演员来说，你在讲家乡方言的时候，你的记忆里就浮现出很多味道，还有雨落在梧桐树叶上的声音。”

饰演金科长科的吴越至今记得，自己有一场戏是在办公室里，结果王家卫自己在片场的金花办公室里，摆弄所有的道具，“哪本书放上面，钢笔摆哪个位置”，她们在摄影棚等了两个小时，“就看着身高1米9的导演的背影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样用心的导演，人家让我怎么做，就怎么做吧。”

也因为这样对细节的高度用心，让《繁花》各处都经得起推敲，“破圈”也丝毫不令人意外——无论是对方言剧的发展，还是对方言文旅的推动，它的影响力、辐射力都是惊人的。

在《繁花》开播之后，它就掀起了一股“全国看《繁花》”的热潮，而有趣的是，这部剧推出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，但不仅仅是上海或者江浙沪的观众要看沪语版，就连北方观众也想看完全听不懂的沪语版。

不过，在播出过程中，《繁花》中的沪语一度被一些上海观众所质疑，认为它的发音不太标准，但钱乃荣教授表示，《繁花》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故事，任何方言都有不同地区和时代、甚至使用人年龄所导致的差别，“剧中胡歌和他师傅游本昌的对话，其实非常严谨，因为游本昌在里面用的是很多老一辈上海人说话的方式。”

短短几百米黄河路上的众多餐饮店，这几天都是生意爆棚，剧中至真园的原型荃圣园，预订已经排到了3月份，而这家饭店所在的路口人满为患。

《繁花》主要讲述了发生在

戏外

戏里

“对演员来说，你在讲家乡方言的时候，你的记忆里就浮现出很多味道，还有雨落在梧桐树叶上的声音。”

饰演金科长科的吴越至今记得，自己有一场戏是在办公室里，结果王家卫自己在片场的金花办公室里，摆弄所有的道具，“哪本书放上面，钢笔摆哪个位置”，她们在摄影棚等了两个小时，“就看着身高1米9的导演的背影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样用心的导演，人家让我怎么做，就怎么做吧。”

也因为这样对细节的高度用心，让《繁花》各处都经得起推敲，“破圈”也丝毫不令人意外——无论是对方言剧的发展，还是对方言文旅的推动，它的影响力、辐射力都是惊人的。

在《繁花》开播之后，它就掀起了一股“全国看《繁花》”的热潮，而有趣的是，这部剧推出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，但不仅仅是上海或者江浙沪的观众要看沪语版，就连北方观众也想看完全听不懂的沪语版。

不过，在播出过程中，《繁花》中的沪语一度被一些上海观众所质疑，认为它的发音不太标准，但钱乃荣教授表示，《繁花》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故事，任何方言都有不同地区和时代、甚至使用人年龄所导致的差别，“剧中胡歌和他师傅游本昌的对话，其实非常严谨，因为游本昌在里面用的是很多老一辈上海人说话的方式。”

短短几百米黄河路上的众多餐饮店，这几天都是生意爆棚，剧中至真园的原型荃圣园，预订已经排到了3月份，而这家饭店所在的路口人满为患。



“至真园酒家”供游客们沉浸式打卡。



本版均为新华社图

一个个“狼狈”的大明星：从“勿来赛了”到“又可以了”

我吓死了——我从来没拖过进度，是因为我就想着赶紧拍完走人，太紧张了。”

不要说范志毅，就连吴越这样拿过白玉兰奖最佳女演员的实力派演员，对于“上这部戏的感受就是后悔，太后悔了”。向来认真的他，拍戏时拿过一本厚厚的人物小传，“其中包括她在哪个中学毕业，几年上的大学，大学里她爱上了谁等等”，但这些东西跟她真正演的戏毫无关系，“我的戏并不多，只有二十来场，但开拍后一遍遍来，我就越来越紧张，觉得自己怎么什么都不会，我记得自己跟胡歌的对话，最后两句对白永远是‘我勿来赛了，我演不来了’，而胡歌就会淡定地回我一句‘哦阿姐，那这个就没办法了。’”

吴越形容自己“开场就很狼狈”，10月份就先于她进组的唐嫣却很淡定。吴越回忆说：“那个时候唐嫣就戴个袖套，小四眼，和胡歌两个人站一起，我一看就觉得路道老粗了，老资格了，然后我找唐嫣求助，唐嫣就特别仗义地说，‘依是不是觉得自己闲话讲不清爽，台词老是忘记了，老塌台了对吧’，我点头，她就说‘都是这样的，勿要紧！’”

在王家卫的剧组，演员们有一种“相依为命”的感觉，但真正拍完，看到《繁花》播出后有如今的盛况，他们都是感叹不已。吴越觉得，《繁花》“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这么多群戏，而且每一个角色都有它的颜色，都有它的性格，都有它可爱的地方”，作为演员“我觉得我们都很幸福”；唐嫣说：“我觉得汪小姐这个角色她越过了她

的高山，她成为了自己的码头，她会感谢她所有的过去。作为演员，我也是这样的想法，这一步步的积累，无论好与坏，都成就了现在的我。”

“宝总”胡歌更是感谢自己的偶像王家卫：“刚开始时会很紧张、很忐忑，一直在自信和不自信之间徘徊。慢慢地会发现，只要他在，你就会很安心，很像谈恋爱时的感觉。”这长达三年的拍摄周期，对王家卫来说已算神速，但对电视剧演员们来说，却犹如一场马拉松。胡歌说：“拍摄到后期，大家都处于崩溃边缘，各方面压力都很大。但是看着在现场精力旺盛、事无巨细的王导，看着他每天拍完戏后还回去开会、写剧本，所有的疲倦感一下子就消除了，感觉自己又可以了。”

浙江路钢桥实景旁放置着《繁花》在此拍摄的标志牌。



在上海影视乐园(车墩影视基地),游客被《繁花》的海报吸引。

《繁花》昨晚迎来了大结局。这部让天不怕地不怕的范志毅都拍得“没了方向”、让拿过几大电视节最佳女演员奖的吴越都“觉得自己不会演戏了”的作品，已经不折不扣成为了2023-2024年的“年度现象”。青年报记者采访中得知，该剧不仅仅对胡歌等一众实力演员们影响巨大，在方言文艺、文旅融合等方面也掀起了惊人的“繁花效应”。

青年报记者 陈宏



市民在和平饭店门厅内设置的《繁花》置景前留影。